

資治通鑑考異

六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一

端嚴筆蹟... 光奉

勅編集

唐紀三

則天皇后光宅元年三月立神勣殺故太子賢

賢死在二月立神勣往巴州下舊本紀在三

九月薛仲璋收陳劼之繫獄

徐劼業等謀反夜與江都令韋知止子茂道計議

謝仲璋伴事章遂出郭門羣官畢從其黨韋超遮道

裴炎下獄

有此謀則太后殺之宜矣且炎為此謀必有同黨

同黨能不自告乎又朝野僉言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跡

壁靜思食頃乃為誦之一片火兩童子皆唱炎乃

學音者今解之召賓王數啖乃將古忠烈士圖共

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欽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

識何如耳炎以譏言片火非衣之事賓王曰且不知

內應書與劼業等合謀唯青撫字人者告者朝臣

也遂誅炎此皆當時特陷

李劼業伯潤州

敗纒四十四日耳今不取

李孝逆斬劼業等

下之手書召求仁賓王走歸江都焚簿書為約時云其

風不利俄而風



宗臣疑而不赴或云宗臣已歸頓首求入海欲奔東夷至海陵界阻風偽將王那相執之求降餘震赴水死今從實錄唐統紀

十二月斬程務挺唐統紀曰朕於天下無負羣臣皆知之

乎羣臣曰唯太后曰朕事先帝二十餘年憂天下至矣公卿富貴皆朕與之天下安樂朕長養之及先帝

奔羣臣出於將相羣臣何負朕之深也且卿輩有受遺命過徐強難制過裴炎者乎有將攻戰必勝過程務挺

者乎此三人者當即為之不然頃華心事朕能戮之卿等能過此三者當即為之不然頃華心事朕能戮之卿等

突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唯太后所使恐武后亦不至輕洩如此今太后

垂拱元年正月太后不奪徐思文姓武實錄云思文

許之蓋太后有此言思文因請之也今從唐紀

二年三月魚保家作銅匱統紀唐曆皆云本月又作

野合載作魚思恒云止矩透耀之今日御史臺作

九月新豐有山踊出統紀在十一

三年正月封皇子成美為恒王唐曆舊本紀全從新傳

四月蘇良嗣留守西京實錄出守西京年終今據唐曆

五月張光嗣同平章事舊本紀在四月傳在平

七月曹玄靜討李思慎等斬之舊書馮元常傳云

州都督屬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督劉延祐剽陷州

以禍福嗣安從黨多相率歸降因縱兵

十一月李孝逸流儋州新紀天授元羊五月已封殺

郡公以平徐勣業功改封吳國公垂拱三年死

名配流儋州當刑爵矣新傳六流儋州魏紀傳自犯

也唐曆云四月十一日誅益州長史李孝逸亦舊任

也唐紀誅李孝逸并其黨崔元昉裴安期唐曆亦舊任



黨崔知賢董元助裴安  
期等今從實錄乃舊傳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實錄十月二日壬辰命管督

三十六摠管以討吐蕃不言師出勝敗如何至永昌

元年五月又云命待價擊吐蕃七月敗於寅識迦河

按本傳不云兩會將兵今刪此事

四年七月韓王元嘉等謀匡復舊傳垂拱三年七月

八月壬寅琅邪王冲起兵實錄作丙午蓋據奏到之

冲以戊申死而實錄又云冲起兵七日而敗然則壬寅是也今從之

冲為守門者所殺孟丘神勣傳云為勳官吳希智白丁

越王貞舉兵實錄庚戌貞舉兵九月丙寅豫州平又

之日蓋皆據奏到之日耳

收魯王靈夔等赴東都皆自殺舊傳靈夔濟振州

十二月周矩按騫味道伏誅周興錄今從矩道陷

起天堂五級至三級則俯視明堂舊薛懷義傳云明

高三百尺又於明堂北起天堂廣袤亞明堂今從小說及通典

僧懷義以功封梁國公實錄云懷義監造明堂以功

拜時有右王鈐衛將軍王慈欲奉上果毅元蕭然請

與懷義為兒既而陰有異圖欲奉之為主懷義密奏

其狀由是慈徵等坐斬進拜懷義輔國大將軍

永昌元年五月懷義為新平軍大摠管舊傳為清平

錄從實

七月紀王慎子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皆被誅舊傳

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知名早卒今從實錄

八月甲申張楚金郭正一魏元忠流嶺南唐曆七月



張楚金紋死八月二十一日郭正一絞死新書代記

月甲戌楚金紋死八月二十一日郭正一絞死新書代記

書楚金正郭正一今據實錄楚南等皆流配未死舊

將刑至于市中神色自若則天以揚楚功免死流

初其傍諸王子戮者三十餘口重疊委情元忠顧

日大文少選居此積矣曾不介懷會鳳閣舍人顧

隱市流駢新傳呼者四舊傳云前後三波流今從舊傳

十月殺鄂州刺史嗣鄭王敬等敬唐曆云撫州別駕舊傳

嗣滕王脩琦等六人流嶺南人免死配流今從舊傳

天授元年二月王本立薨新紀丁卯殺王本立誅今

四月范履冰下獄死履新紀五月戊子殺范

司刑丞杜景儉實錄及新紀表傳皆作景佺蓋實錄以

八月殺唐宗室誅其親黨數百家今從舊本紀

十月殺韋方質舊傳云配流儋州尋

徐有功爭李行襄獄新舊傳有功爭行襄皆在長壽元

二年正月改唐太廟系實錄此年三月已附武氏大

廟王不當至三月方改唐廟新本紀元年十月辛未改

二月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為義豐王舊傳為安樂王

九月王慶之等數百人以上表餘人今從舊傳

李昭德言當傳皇嗣舊傳云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

許數百人詣闕上表請止武承嗣為皇太子則天不

實錄長壽元年始為相舊傳杖段慶之在為相後按

御史臺記昭德自中丞轉鳳閣侍郎蓋暫貶凌水尋



召還為鳳閣侍郎也杖殺慶之據御史臺記乃是為鳳閣侍郎時非為相後也舊傳或誤以載初為延載慶之上表或在載初年實錄因李長倩格輔元之死說及耳今參取實錄御史臺記及舊傳之語

長壽元年二月擢用存撫使所舉人統紀天授三年二月十道舉人

石艾縣令王山齡等六十人為擢為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獻可等二十四人為擢為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為著作佐郎及評事內黃尉崔宣道等三十三人為著作佐郎疑與此只是一事

盧江郭霸統紀延載元年云弘霸舊傳御史臺記皆單名霸惟

蓋止謂此時也今從臺記

來俊臣羅告任知古狄仁傑等舊來俊臣傳云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長

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弘司賓卿崔基文呂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為羅告李喬傳云

太后使給事中李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

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哉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也日是午旨出為潤州

司馬按喬平生行事恐不能如此今不取

六月吐蕃酋長咎捶唐紀作咎捶今從實錄

夏官侍郎李昭德為鳳閣侍郎司賓卿崔神基並同

平章事舊昭德傳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郎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以昭德為之是歲遷鳳閣

鸞臺平章事新紀表傳皆云昭德自夏官侍郎遷鳳閣侍郎同平章事蓋昭德自鳳閣為夏官自夏官復

為鳳閣也婁師德傳長壽元年增置夏官侍郎今從之崔神基實錄作崔基今從新紀表

七月周矩上疏言制獄御史臺記云書奏遂授洛州

懷義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為懷義所構下獄免官御史臺記又云時天官選曹無緒救矩監之侍郎李景

謀為矩所制乃引為員外不閑於吏道自此左出矣則不當復劾懷義但舊傳矩疏在載初元年

二月正月癸巳殺皇嗣二妃新本紀臘月癸亥授皇

嗣妃劉氏德妃竇氏舊



傳云正月二日今從之

殺尸婢團兒劉子玄太上天皇實錄云韋國兒誦佞多

望遂作柄人潛埋於二妃院內譜殺之及矯制按問上今從則天實錄

龐氏減死徐有功除名舊有功傳有功為御史坐龐氏除名尋起為左司郎中實

孝謙傳長壽二年龐氏為酷吏所陷御史臺記有功自秋官負外郎坐龐氏除名為流人月餘授御史按

實錄有功天授初累補司刑丞秋官負外郎稍遷郎中後以公事免萬歲通天元年擢拜殿中侍御史今從之

一月裴匪躬范雲仙署斬舊來俊臣傳云按張虔勗

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俊臣命衛士以亂刀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所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

舌士庶膽破無敢言者按張虔勗天授二年被殺雲仙此年坐謁皇嗣斬今從實錄

二月遣劉光業等殺流人實錄曰光業等亦受驚臺

二年遊藝已死舊遊藝傳曰遊藝請則天發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武后遣藝請則天發六道使

還言諸道流人亦反故更遣五使耳遊藝豈豫知遣六道使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潘遠紀聞曰

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

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識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

臣恐為禍深焉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啓予心即拜考功負外郎仍知制

誥賜朱紱妓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救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赦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

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木曉吾意檀加殺害深為道使使安慰流人何使者在鎖項將至害流人處斬

酷暴其輒殺流人使並所在鎖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使使亡魂諸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放還

按當時止誅嶺南一道因萬國俊言更發五道使非併發十道使也十道在各地者何嘗言流人也國俊

所以多殺受賞餘使或病死或自以它罪流竄必無併斬之理今並從實錄及舊傳

延載元年二月王孝傑破吐蕃韓思忠破泥孰俟斤

等此事諸書皆無唯統紀有之統紀又云又破吐蕃萬泥孰沒馱城語不可曉今剛去



僧懷義為代北道大摠管

實錄新紀皆云伐逆

九月來俊臣坐賊貶

統紀云萬歲通元年五月監

來俊臣犯狀有五請下獄理罪御史臺記履忠與來

俊臣不協具衣冠而殫之不果黜段須成對俊臣誅

授古領軍衛曹剗傳云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

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台忠其上變尋不誅免為民按

舊傳云俊臣為復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

又坐藏貶今從舊傳

統紀云萬歲通元年紀復忠劾奏誤也王弘義傳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韋巨源貶麟州

更造明堂天堂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鼎

舊傳云

人作號頭安置之按天冊萬歲元年二月懷義死

逢敏言天魔燒宮

姚疇之語今從實錄

二月殺僧懷義

舊傳云人有發其陰謀者太平公主

尸白馬寺其侍者僧徒皆流竄遠惡處李南隱宜都

內人傳云武后篡既久頗放縱朕內習不敬宗廟四

方曰有叛逆惟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且都內人

曰大家知古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壞姥有越出

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壞姥有越出

房閣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

小兒獨大家草夫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侍瑞曰至

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狎人胡夕進

御者久未拜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台曰何內人曰女

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

弄曰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

則陽之剛亢明烈可大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並剛

誅作明堂者此蓋文



萬歲通天元年臘月甲申封神岳統紀作壬午實錄

制云臘月十六日有事于神嶽長曆是月甲戌朔

壬午九日甲申十一日皆非十六日今從實錄

武收緒弃官隱嵩山舊傳云聖曆中弃官

一月婁師德為肅邊道行軍副摠管實錄云己巳秋

為肅政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舊傳云萬歲登封元

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仍依舊知政事證聖元年吐

蕃寇兆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按證聖

年號在登封前此傳尤為謬誤新傳云師德為河源

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

官尚書改左肅政御史大夫並知政事證聖中與王

孝傑相出為營田大使新書宰相表長壽二年師德平章

事延載元年出為營田大使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甲

寅師德為左肅政御史大夫肅邊道行軍摠管統紀

云秋宮尚書知政事婁師德充副摠管計吐蕃蓋師德

之出為營田大使不解宰相之職也今從實錄新本紀

三月王孝傑免為庶人婁師德貶原州司馬新紀四

貶師德而免孝傑日新表三月王寅孝傑免按實

錄二月壬寅州火不言孝傑等敗蓋皆據奏到之

日耳二人同罪貶必同時不容隔月不知果在何日

也今但依實錄因其軍敗終言貶官之事而已

九月突厥寇涼州執許欽明實錄云吐蕃寇涼州都

明年正月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又默啜將

吐蕃請和親通市乃和親朝欽陵必欲得四鎮及益州

言婁師德患之日制書到彼必入寇柰何監察御史

南陽張彥先時按河源積石諸軍謂師德曰但稽制

書虜必狐疑吾乃先為之得罪於其國按師德從

之欽陵入寇果无功由是得罪於其國按師德從

元年一月自同平章事充河源積石懷遠等軍榮田

大使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為肅邊道行軍摠管與王

孝傑同擊吐蕃敗於素羅汗山尋貶原州司馬是歲

吐蕃復求和欽陵請割四鎮之地神功元年正月師

德復同平章事九月

乃中納言臺記誤也

十月徐有功拜左臺殿中侍御史朝野僉載云時來俊

臣羅織人罪皆先進



先進狀救依即奏籍沒徐有  
人罪狀免殺姝然後斷雪有功  
非所欲自專比蓋時人見俊臣  
其所欲疑以為先進狀耳若有  
乎三陰死刑以為先進狀耳若  
其功不疑以為先進狀耳若有

伸功元年三月王孝傑與孫萬榮戰大敗死之

去孝傑將四萬眾被賊誘退逼  
張鷟語事多過萬丈尸與崖平  
其實今不盡取

田歸道聞知微爭論默啜和親

冊為立功報國可汗知微擅與  
迎勞之默啜請六胡州不許遂  
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府默啜請  
載部眾漸盛則天遣使無為立  
元珍諫乃放之按神功元年八  
史則與之穀帛必在此非聖曆  
冊為遷善可汗則於時未為立  
此號實錄無二不如此歸道在  
壽未出附見於此歸道在朝為  
默啜蓋存道見於此歸道在朝  
耳其事則兼采諸書可信者有

六月誅喬知之

之慮藏用陳氏別傳趙儋陳子  
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  
喬知之反公參謀幃幕及軍罷  
俊宜討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  
有西還至散關峽橋關何緬幽  
戎旃擣手同沙塞關何緬幽燕  
戌邊疑知天之死在神功年  
知之皆在天授元年今據子昂  
開比者故置於此據朝野僉載  
武承嗣諷人羅告之斬於南破  
時知之在邊蓋承嗣先街之至

來俊臣羅織自宰相以下籍其姓名而取之



官嘗以三月三日萃其黨於龍門豎石題親士姓名  
以卜之令投三遙擊到者則先令告至暮投李昭德  
不中今  
不取

楊玄基以奚兵破孫萬榮朝野僉載突厥破萬榮新  
散不去為玄基等所破實錄但云為玄基及奚所破  
不云突厥平新城要之共丹聞新城破衆心已雜卒  
與奚人擊之遂  
貴耳今兩取之

八月姚璿左遷巨盧欽望同三品新表庚子狄仁傑

校內史欽望為文昌右相內三品舊紀傳及新紀皆無  
之此月無庚子仁傑三思除命在明年新表設重復

九月魏元忠坐弃市流竄者四舊傳云三破流

聖曆元年正月甲子朔冬至實錄云正月壬戌享通

壬戌朔實錄誤也今  
從唐曆統紀救本紀

二月狄仁傑勸太后召盧陵王吉頃說張易之昌

世有狄梁公傳云李邕異其謀說非邕所為

言曰后納諸武之義將修宗上擬立武三思為諸

遷廬陵王於房陵諸武陰計口夜獻謀曰陛下姓

已許禮問羣臣曰朕年齒將衰國無儲王今欲擇善

誰可當之朕雖得人終在羣議諸室臣多聞計定言

皆希旨仁傑獨退立寂無一言天后問曰卿獨無言

常存異見公曰有之臣上觀乾象無易主之卿獨無言

人心實未厭唐德天后曰卿何知易主之卿獨無言

如犯邊陛下使梁王一人思於都市募一月之外不

滿千人後廬陵王踵之未經二旬數盈五萬以此觀

之人心未去陛下將欲繼統非廬陵王餘實非臣所

知在天右震怒命左右扶一夫之披廬陵王為河比元  
者在立為太子後目當是時睿宗為皇嗣若仁傑請  
以廬陵王繼統則子至親而幽囚矣陵歡召選左右  
者仁傑以廬陵太子至親而幽囚矣陵歡召選左右  
有之矣談履錄曰聖曆一年薛月張易之兄弟貴  
承臣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有一  
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第七之封臣除比之  
外非頃所能易之兄弟頃曰天下思唐億久  
矣三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意公向



請立廬陵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乃承間屢言之則天  
意乃易既知項首謀乃召問項項曰廬陵相王皆陸  
下之子高宗切託於陛下唯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  
御史臺記曰則天置控鶴府項與易之昌宗同於府  
供奉與昌宗親洽昌宗自以貴寵踰分懼不全請計  
於項云云如談賓錄蓋太后寵信諸武誅鉏李氏  
氏抑請武耳張吉非能為唐社稷勸召還左右以強李  
若仍立皇嗣則已有何功故勸太后立廬陵為太子  
而太子者張吉之謀也談賓言聖曆二年及以項為天  
官侍郎臺記謂睿宗為相王則皆誤也新狄仁傑傳  
云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  
可以免禍計仁傑亦安肯與易之深言此事狄梁公  
傳又云後經旬召公入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  
見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為宮中無子此是上天  
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天后曰是朕  
家事斷在胷中卿豈合預焉仁傑對曰臣聞王者以  
天下為家四海之內悉為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臣安得不預焉又命扶出竟不  
納按於時皇嗣在宮中不得言無子及久虛儲位也  
朝野僉載云則天曾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  
以問宰相曰公默然內史秋仁傑曰鸚鵡者陛下姓也  
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  
翅全也魏王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反圍幽  
州撤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  
謂之曰卿曾為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  
為得仁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捨詳擇斷  
在宸衷則天曰我自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不  
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河內王等奏不許  
入城龍門安置賊徒轉盛陷沒興州則天急乃立廬  
陵王為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止  
却山頭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按是時睿宗未為  
相王又仁傑若言內有賢子外有賢姪乃是懷兩端  
也今采衆說之

三月己巳遣徐彥伯召廬陵王

州召廬陵王男女入都醫療狄梁公傳曰後替發內  
人十人至房州宣敕云我兒在此今內人就看州縣  
長吏仰數出數入無令混雜陰令內人一以代廬  
陵王今廬陵王衣內人衣服以舊數還州縣不悟數  
日達京朝廷百僚一無知者舊傳曰廬陵王自房陵  
還宮太后匿之帳中又召狄仁傑以廬陵為言仁傑



仁傑敷奏言發涕流遠出廬陵謂仁傑曰還者物議  
安審昇非則天以爲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逆  
歸人情感悅秋寒不能知乃命公坐於階下曰前  
左右隱蔽外不能知乃命公坐於階下曰前  
事實非小瘳反覆思卿所言彌覺理非甚焉  
忠且專一豈在多違今日之全逆朕心即俱公從容  
位在卿一言可朕意即兩全逆朕心即俱公從容  
言曰陛下所言天下之位何得專之以巨宗身陷鋒  
宗文武皇帝所言之位陛下豈得而自專也太宗身陷鋒  
鏞經綸四海所不告勞者蓋爲子孫豈爲武三思邪  
陛下身是皇帝皇后大帝寢疾權使陛下監國大帝  
崩後合歸冢嫡陛下遂奄有神器十有餘年今議續  
承豈可更異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云云天后  
於此是歛流涕命左右褰簾手撫公背大曰卿非  
朕之目是唐社稷之左目謂廬陵王曰背大曰卿非  
國老與爾天后曰公免冠頓首涕血灑地左右扶策久  
不能起天曰自古以來豈有偷人作天子廬陵王留  
涕而言曰自古以來豈有偷人作天子廬陵王留  
房州天子所悉知今日在內日亦不知目欲奉詔在  
以齋太子之變陛下何以明臣天后曰安可却向房  
口於石像驛安下具法駕陳百僚就迎之於衣

實錄  
爲正  
六月楊齊莊  
今從僉載舊傳

八月突厥陷定州殺孫彥高  
孫野食載曰又昌十  
頑愚出門不取詣廳事文按須徵發者於小臆內接

入通  
入彥高乃謂奴曰白空關門口莫與鑰匙其乘城四面並  
此類  
索慎勿與恐不  
至

九月壬申立廬陵王爲皇太子  
實錄云太子顯亮河



北道行軍大元帥梁公傳亦云皇太子為元帥以  
公為副是先立為太子後為元帥也今從新本紀

王及善請太子外朝實錄中已皇太子朝見或作廟

突厥默啜殺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舊突厥傳云默

等州男女八九萬人統細一旬北積年豐孰人畜被

河朔諸州節其兵威不敢追躡今從實錄

十月誅閭知微三族朝野僉載云則天誅知微於西

七步射一發皆不中怯懦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

判其骨肉夷其九族小兒年七八歲驅抱向西市百

姓哀之擲餅果與者仍相爭奪以為戲天監刑御史不忍害秦捨之今從實錄

二年四月吐蕃論贊婆來降實錄贊婆及其兄弟并

為左羽林衛員外大將軍封安國公按贊婆名悉

多干數論明年吐蕃將麴莽布支寇涼州與唐休璟

戰未詳實錄所云今刪去

八月王及善為文昌左相同三品新紀表及善同

野僉載曰王及善才行庸猥鈍濁為內史時人

號為鳩集鳳池我遷文昌右相無它政但不許令史

奴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捨時人號驅驢

宰相此蓋張文成惡及善毀之耳今從舊傳

父視元年正月戊寅武三思罷新紀表皆云戊午

三思罷中間未嘗復入相明年十一月壬申又

云三思罷日及官皆同蓋誤重復耳今從實錄

吉頊貶固安尉實錄但云坐事貶流僉載新書

臘月狄仁傑為內史新紀表庚子文昌左相韋巨源

巨源為左相紀傳皆無

之蓋左丞誤為左相耳

九月仁傑薦張柬之等梁公傳云張柬之恒彥範敬

公嘗退食之後謂王公曰所悞衰老身先朝露不得

見江公盛事冀各得愛願盡本心五公心知目擊懸



悟公意及枕公寢疾五公侯問偶對終日竟無言少頃  
流涕又枕公寢疾五公侯問偶對終日竟無言少頃  
賢發國謀家者也斯須命張東之表恕己相彥範三  
公入餘二公立於門外曰向者無言蓋以二公之故  
此二公能斷而不能密若先與議之事必外泄一  
之後則國異而家亡也至其時或不與共之正亦不  
大禍則公三思掌權可先取而後行也幽然則必反  
當時之公言事結盟約撤饑之後相顧欲言未至其  
猶未畢聞戶牖之外聲若雷霆頃刻風雨咫尺莫辨  
所坐牀褥悉擲於階下五公戰懼不知所據乃相謂  
曰此長狄公忠烈之至假此靈變以驚衆心不欲吾  
輩先論此事未至其時不可復言也斯須天清曰明  
不異於論初易之等既誅表謂張公曰昔有遺言使先  
收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是机上之  
勃豈有逃乎後梁王交通於內五公果為所譖俱遭  
流竄所期與廢年八月遣約執模少無異也按東之等  
五人偶同時在位協力立功仁傑豈能豫知其事  
此五人專欲使之輔立太子邪且易之等若五年之  
之便太子有可立之勢仁傑身為宰相豈待五年之

後須東之等然後發邪此蓋作傳者因五人建興復  
之功附會其事亡皆仁傑所舉受教於仁傑耳其言  
譎怪無稽今所不取舊傳惟著舉  
東之彥範暉三人姓名今從之

十月韋安石逐蜀商舊傳口時鳳閣侍郎陸元方左  
屬所父也新紀元  
方已罷相今不取

長安元年正月改元大足朝野僉載六司刑寺囚三  
百餘人秋分後無計可

乃於圓獄外罪牆角邊作聖人迹五尺至夜半三百  
人一時太斗內使推問云昨夜有七聖人見身長  
丈面作金色云汝等並冤枉不須怕懼天子萬年  
有忍赦汝把火照之見有偽跡即大赦天下改  
大是元年識者祖謂曰武家理天下不取  
按改元在春不在秋又無赦今不取

五月王求禮不賀雪統紀在延載元年僉載在久視  
二年統紀云左拾遺僉載云侍

御史御史臺記云殿才侍御史統紀云去家道無以對  
舊傳六求上之味道不從今年從僉載有從臺紀

事則矣  
取諸書



九月太后逼邵王重潤等令自殺重潤人所構傳云重潤為

泰郡王太后逼邵王重潤等令自殺重潤人所構傳云重潤為

十一月命蘇頌按覆來俊臣等舊獄宗常召宰相蘇

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宜意所通書可為委吾者言

進曰頌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六其名亦

無兒按頌朝涉之脛剖腎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

三年七月癸卯朱敬則同平章事新紀云壬寅唐曆云

戊申相王旦為雍州牧唐曆十八日丁

烏質勒與西突厥相攻武平一景龍文館記作

九月蘇安恒上疏理魏元忠張易之等欲殺之朱敬

則等保救得免舊傳二易之欲遣刺客殺之若遣刺

欲白太后

鄭杲謂宋璟柰何卿五郎新舊傳皆作鄭善果按善

誤當從御

八月甲寅韋安石檢校揚州長史唐曆云五日

十二月辛未楊元嗣告張昌宗問占相實錄云長安

告之太后今鳳閣侍郎韋承慶推鞠按十

太后敕宋璟出使璟不行御使後當列狀誅璟按

之集若果可以列狀誅璟則何必待其出然後

不迫遣耳環必欲收禁故辭不肯行太后自省理屈

有命罪之邪又云時璟家禮會易之等伺其夕以

環安則不自陳於太后若無



璟按張昌宗太后遣使赦之御史臺記

昌宗占相事耳無緣及易之今所不取黃張易之

傳云宋璟請按易之則天陽許弄蘇宋璟使幽州

都督屈突仲翔令司禮卿崔神慶希旨雪昌宗兄

唐曆云和彥範二疏不報璟登時出使按璟傳云特

救原易之仍令詣璟謝則昌宗赦免特璟在都

出使也實錄云令章承慶崔神慶與璟推鞠當是

執正其罪而神慶寬之耳非璟出使後神慶始

鞠之也舊宋璟易之傳自相違今從御史臺記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一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十二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四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四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四

初編集

唐紀四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壬午赦改元

新紀長安五年正月壬午

太子監國改元舊紀唐曆統紀會要皆同紀年通譜亦以

神龍元年壬午號中宗母之新紀誤也

張柬之等謀誅張易之遣李多祚李湛王同皎迎太

子舊李湛傳曰湛與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詣東

將國不軌宗社危敗實下營至立武門以副將與南

且止以俟後固湛曰諸將奔家族共宰相同公

乃上馬就路按劉子立中宗實錄唐曆統紀皆以此

為王同皎之言而舊傳以為李湛

賞張柬之等有差中宗實錄初冬官侍郎朱芾則以

今舉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驎之力公若假皇太子

策及易出為鄭州刺史按勣則長安四年以老罷知政

事累轉冬官侍郎而則天實錄誅易

二月辛亥帝詣上陽宮實錄唐曆皆云乙亥

薛季昶勸張柬之誅武三思御史臺記曰張柬之勸

誅之武三思既以事不決廣誅武三思

爭不果武三思豈可捨諸張公曰但大事畢功此是

唐曆秋梁公傳皆以為張柬之而疾範不從新唐書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四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四



傳亦云薛季昶勸誅三思會日暮事遽彥華不

殺因云三思犯上肉爾留為天子藉手季昶歎曰

吾無死所矣按東之不可不為宰相首建此謀

當是與相斫等皆不可不應獨由彥範也

東之等受制於三思舊傳云誅易之明日三思因事

易國政居數日五王皆失柄受制入宮中內行相事反

五月封劾暉等為王統制不賈其衰老及在上陽宮

不復御頽石谷羸悴上入見大驚大后泣曰我自房

上悲泣不自勝伏地拜謝死罪由是三思等得入其

不取其意宗頑鄙不仁太后雖毀容涕泣未必能感動

之為首劾暉等為首舊傳及開元復官詔並以為司馬長

為首按長安四年六月立暉為鸞臺侍郎平章事十一月守鳳閣侍

郎誅易之時唯此二人為相神龍元年正月表恐已

官尚書立暉守內史劾暉相彥範並為納言三月王

遷轉先後如此疑實錄但以誅易之時東之首謀故

以東之為首暉與彥範同為侍中疑侍中在中書令

上故加特進暉等罷政事皆以暉為首賜錢券時立

進雖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暉為首彥範與暉同

為侍中散階而品秩最高故以暉為首彥範與暉同

首未必以當時位次也天后

中宗時侍中疑在中書令上

八月壬戌追立趙后舊本紀云甲

二年閏正月以劾暉等為刺史實錄不見崔立暉及暉

等出為刺史史年九月准舊紀及統紀唐曆有此三人蓋

立暉先已出矣但不知何時然暉等貶為司馬時乃

三月王同皎為宋之遜等所告坐斬皎與張仲之

謀按三思為宋談所發御史大夫李承嘉街使姚

之謀按三思為宋談所發御史大夫李承嘉街使姚



獨嶠與承嘉竊議同子晏仲之等遇族又曰張仲之  
等謀誅武三思宋之遜子晏仲之等遇族又曰張仲之  
舟祖雍李恠於路白之發雍銅弩射三思曰張仲之  
遜祖延慶謀於衣袖中發承嘉與紹之按於新開門  
初紹之子曇密發之未定承嘉與紹對問諸相畏三思  
僂承嘉伴不聞仲之延慶言諸相中遂密置人三思  
與承嘉耳言復說誘紹之事乃變遂密置人三思  
命引張三對不問至則塞口反接三思反狀紹之還  
之而臂折仲之當許爾於天曹乃自誣反之反賦我  
折矣已輪亦當許爾於天曹乃自誣反之反賦我  
食載曰初之遜詣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兗州司倉  
亡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皎懷慨之士也忤逆韋與  
武三思亂國與曇一二所親論之以每逆韋之旨武  
下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每逆韋之旨武  
等果大怒招集將士期以則天靈同皎與用際等潛謀  
誅李俊等乃招集將士期以則天靈同皎與用際等潛謀  
思李俊等知而告三思三思因言同皎之謀既而背之  
斬唐曆統紀亦與實錄略同而古仲之誤謀於友坐  
宋之問之問甥也命以告三思三思因言同皎之謀既而背之  
李俊之問之問甥也命以告三思三思因言同皎之謀既而背之

### 四月韋月將流嶺南

朝野僉載曰周仁軌過秋不及

### 六月貶劾暉等為司馬

唐曆統紀皆於王同皎誅後

州刺史按惜若於時已謀反又謀反則豈應猶得刺史  
不云獨告不疑今從實錄  
紀五王死後按此年七月末唐紀暉等若在後徐堅表  
不得云朱夏在辰思貞不得云發  
生之月也今納其事附於此月  
紀五王死後按此年七月末唐紀暉等若在後徐堅表  
不得云朱夏在辰思貞不得云發  
生之月也今納其事附於此月



周仁軌討寧承基斬之朝野僉載曰韋氏遭則天廢

女等並流嶺南被首領寧氏及孝和即位皇后當途

殺自夫妻七娘等並奪去及孝和即位皇后當途

州都督周仁軌將兵誅寧氏走入南海執史後阿

七月長流劭暉於瓊州實錄初云嘉州後云崖州新

從實錄參取諸書今

十二月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統紀云安樂公主私

為皇太女帝以問魏元忠元忠曰皇太子國之儲君

生人之本今既無罪豈得輒有動搖欲以公主為皇

安之駙馬復若為名號曰元忠必甚怪愕恐非公主自

足與論國家權宜盛事儀注好惡不可按中宗尚自為天

景龍元年二月丙戌復武氏崇恩廟舊本紀正月己

三思往乾陵祈雨于則天皇后新本紀甲午襄德榮

先陵置令丞按長曆正月庚子朔無己巳二月庚午

十月辛丑太子重俊舉兵叩閤索上官婕妤舊紀作

從實錄實錄云斬關而入索韋氏所在舊重俊傳

八月相王被譖吳兢上疏實錄載此事於今年八月

四稔則是明年所上也蓋至忠所

丙戌魏元忠致仕實錄元忠致仕在

九月韋巨源紀處訥並為侍中新表九月辛亥蘇瓌

二年瓌請察正負官殿負者擇負外官代之三年罷誤也

二年七月安樂公主作定昆池延袤數里新傳五十四



言之南山蓋并上田

十一月突騎施將闕啜忠節

郭元振傳作阿史那

闕啜忠節文館記謂之阿史那忠節元振傳作阿史那

忠節官為闕啜

婆葛擒忠節殺馮嘉賓呂守素

御史臺記云嘉賓為

節甘涼時郭元振都督涼州奏中書令宗楚客與之既用事時議去

委嘉賓與侍御史呂守素按元振元振竊知之乃

喪至是為發之仍按其不臣之狀便誅

己卯安樂公主適武延秀庚辰赦

實錄新舊紀皆云

文館記成

復以郭元振代周以悌

元載女宗實錄舊傳皆云復

土未寧逗遛不敢歸京師按既代以悌

三年二月上觀宮女拔河

唐紀云觀宮女

崔琬彈宗楚客

景龍文館記曰監察御史崔琬

宗楚客及侍中紀處訥時楚客在列奏言臣以

之謂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待仗下奏無狀有進

方績奏救今於西省對問中書門下奏無狀有進

即今復位初姿葛父子與阿史那忠節代為仇

葛頰乞國家為除忠節安西都護郭元振表請如

奏宗楚客固執言忠節竭誠於國作不許無何

擅殺御史中丞馮嘉賓殿中侍御史呂守素破

節侵擾四鎮時碎葉鎮守使中郎周以悌率兵

使授之救書簿青元振宗議發劾卒全以悌及



宗不喜故諷琬以彈之外傳  
取安萬金非也今從實錄記

三月韋嗣立為中書侍郎同三品  
尚書今從實錄

十一月吐蕃遣尚贊吐來逆金城公主  
實錄乙亥

十二月壬辰唐休璟同三品  
舊紀誤作壬

睿宗景雲元年四月乙未中宗幸隆慶池  
景龍文館

六月韋后徵兵五萬使韋灌等分領之  
景龍文館

壬午朔今日按長曆是月  
實錄本紀

宗楚客武延秀等勸韋后遵武后故事革唐命  
舊傳

府倉曹符鳳說武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  
議云

與勸延秀常衣皂相以應之  
中宗實錄

日為太僕卿延秀速起事  
上皇實錄

思誅附安樂而韋氏尤信任之  
楚客嘗謂

吾在甲位尤愛宰相及居之  
又恩太極南面

矣雖附韋氏志窺宸極此所謂  
天

楚客逃至通化門斬之并斬其弟晉卿  
云太上皇

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錄

按明所陵中宗陵也於時未有不取  
太子實錄

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錄

按明所陵中宗陵也於時未有不取  
太子實錄

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錄

按明所陵中宗陵也於時未有不取  
太子實錄

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錄



七月譙王重福改元為中元克復太上皇實錄云

今從

八月庚寅重福死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癸巳

十月節度使之名自薛訥始統紀景雲二年四月

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始有節度之號又云范陽

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使按訥先已為節度

則節度之名不始於廷

二年二月崔莅薛昭素請復斜封官朝野僉載

人彭君卿受斜封人賄奏去孝和怒曰我與

五月薛謙光慕容珣奏彈僧慧範統紀曰監察御史

寺僧惠範以其通官人張氏張氏太平公主乳母也

州乃敢彈射在日不言狀涉離間骨

九月庚辰竇懷貞為侍中睿宗實錄云乙卯御史大

實錄云庚辰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為

中紀新表乙亥懷貞守侍中按是月癸酉朔無乙

卯又懷貞以自督修二觀之故時人語曰竇懷貞射前

十月太平公主引崔湜為相朝野僉載云湜妻美

人勝之曰託庸才於主第

玄宗先天元年正月新紀表壬辰以陸象先同中書

書皆無之不知新

二月太上皇實錄六命皇太子送金仙公主往并州

華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

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撫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



得親安用九萬兵又豈  
以軍法從事太子既親征  
蕭至忠目蒲州入為刑部尚書  
舊傳及劉餗小說皆  
云自晉州刺史入為

尚書睿宗錄

六月庚申孫佺與李大酺戰全軍覆沒  
上皇錄云甲子

太上皇兼省軍國大事  
睿宗錄云太子既為上皇之意

主所濟或唯遣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  
國大務并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日一受朝于太極  
殿今兩

八月王琚為中書侍郎  
鄭紫開天傳信記云上於藩

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倦甚休息於封  
智大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甚貧止於村妻一  
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其備饌酒肉霽霽上  
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

是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  
親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配享焉今從舊傳

劉幽求請誅太平公主  
舊傳六幽求自謂功在朝臣  
令俄而竇懷貞為左僕射崔暉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

不平形於言色乃與張暉請誅之按幽求素盡心於  
立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  
因私忿而害之也今不取

九月辛卯立皇子嗣昇為陝王  
睿宗實錄作甲午今從

立宗實錄

十月沙陁金山入貢  
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祖貞觀

中為墨離軍使太宗平薛延陀分同羅僕骨之入置  
沙陁都督府蓋北庭有磧曰沙陁因以名焉永徽中

以拔野為都督其後子孫脩五代史承曾祖盡忠旨元  
中繼為沙陁府都督歐陽脩五代史承曾祖盡忠旨元

蓋山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云沙陁曰沙陁  
而以朱邪為姓按野古為始其自序云沙陁者此



辟之於此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  
其侍子孫數世皆為沙陁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  
陁之號子考于傳記其說皆非也夷伙無姓氏朱邪部  
宗有未嘗有沙陁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  
置十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未嘗有沙陁府也當是時  
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  
有同羅僕骨拔野古等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  
月息密諸部又其卜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  
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  
至高宗永徽二年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六年當憲宗  
為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六年當憲宗  
時有朱邪蓋及子執宜見於中國而自號沙陁以  
朱邪為姓矣蓋沙陁者大磧也金莎山之陽蒲類  
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陁突厥而夷狄無  
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  
盡心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  
狄之人遂以沙陁為貴種云今從之

開元元年三月辛巳皇后親蠶立宗實錄三月事祀先蠶詔

乃三月丁卯也而唐曆承其誤云正月辛巳皇太后親蠶自嗣聖光宅  
先蠶太上皇錄云三月辛巳皇太后親蠶自嗣聖光宅  
以采廢闕此禮至是重行太上皇睿宗實錄舊本紀  
旨云辛卯按制書云以今月十八日祀先蠶是月甲  
子朔今從錄

六月辛丑郭元振同三品舊紀在丙辰今

太平公主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唐曆曰宰相有

子孤立而無援新舊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其門下  
按是時實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附  
上者郭元振魏知古陸象先三人也薛稷太子少保不  
為宰相或者新舊傳并象先數之唐曆不數象先耳  
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四日作亂上皇錄云公與

今上更元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成朔立宗以三  
知其事勳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立宗以三

日甲子誅之  
今從立宗錄

甲子 丕常元楷蕭至忠岑羲等立宗實錄七月三日



宋元 傳元 權今 從睿 宗上 皇實 錄唐 曆新 舊本 紀舊 王

天以 樓鐵 宣騎 至承 天門 時睿 宗聞 鼓譟 聲召 募數 百入 於朝

主望 得不 以是 月頃 間琚 等從 立宗 至樓 上太 上皇 實錄 公

懷真 等出 於南 衙舉 兵元 應之 今上 密知 其事 登時 勅左

右禁 兵出 北門 召常 元借 李慈 即斬 於關 下還 至承

天門 執入 山寺 數日 捕而 伏誅 蓋誤 以太 平公 主事 為

至忠 事今 從女 宗實 錄而 朝野 僉載 曰羽 林將 軍常 元

借三 代告 宥得 官至 先錄 天二 年七 月三 日指 以反 逆

殊家 口配 汝汝 號令 南衙 兵士 以誅 凶逆 睿宗 恐宮 中

侍衛 承天 門汝 號令 南衙 兵士 以誅 凶逆 睿宗 恐宮 中

乙丑 上皇 誥日 舊本 紀云 七月 三日 誅皇 帝處 分新 本

記云 乙丑 始聽 政唐 曆亦 無乙 丑下 取皇 帝處 分新 本

太平 公主 賜死 新傳 云三 日乃 出太 上皇 實錄 曰公

終身 諸子 皆伏 誅今 從新 舊傳 睿宗 實錄

十月 姚元 之同 三品 姚世 博升 平源 以為 吳越 所撰 云

之既 命趙 彥昭 驟彈 元宗 以相 進拜 同州 刺史 張說 素

親召 元崇 會於 行幸 所初 元崇 聞上 講武 於驪 山謂 所

父權 臣所 擠若 何參 軍李 景初 進曰 某有 兒母 者其 可

東公 然之 轉効 燕公 說使 姜敏 入曰 陛下 久矣 誰邪 十如 河

相無 為事 四十年 方遇 張懔 藏謂 仍當 以文 學備 至

於射 老而 猶能 於思 有顧 問御 放火 遲速 稱旨 上公 大悅

行合 參後 上相 行轡 上父 之顧 曰兵 部尚 書同 平章 事公 不謝



上頌不謝者為至... 曰悉數之以朕當... 朕深悔心有臣請... 自太不臨朝以事... 中官不預公事可... 親猥侵清切權要... 班序荒雜臣請國... 外等官悉請停罷... 密佞幸之徒冒犯... 上曰朕方鎮亦為... 及公卿方鎮亦為... 善寺可乎上曰願... 寺觀宮殿臣請止... 不而況敢為者哉... 之可又曰請自燕... 色臣請凡在臣子... 非唯能容之亦能... 鄧閻梁亦亂東漢... 此史冊永為勗鑒... 仁政之真初是為... 下幸甚天下幸甚... 萬皆出弟上曰幸... 上問對曰元崇是... 微宮使今日元崇... 居首坐果如所... 事止此十條須因... 以盡信託今不取

元之序進郎吏... 不得去秩甲恐是... 又不敢必故仍用... 十一月命王琚按... 為中書侍郎其母... 家賁寵無色交自... 之按舊傳瑤未嘗... 上頌不謝者為至... 曰悉數之以朕當... 朕深悔心有臣請... 自太不臨朝以事... 中官不預公事可... 親猥侵清切權要... 班序荒雜臣請國... 外等官悉請停罷... 密佞幸之徒冒犯... 上曰朕方鎮亦為... 及公卿方鎮亦為... 善寺可乎上曰願... 寺觀宮殿臣請止... 不而況敢為者哉... 之可又曰請自燕... 色臣請凡在臣子... 非唯能容之亦能... 鄧閻梁亦亂東漢... 此史冊永為勗鑒... 仁政之真初是為... 下幸甚天下幸甚... 萬皆出弟上曰幸... 上問對曰元崇是... 微宮使今日元崇... 居首坐果如所... 事止此十條須因... 以盡信託今不取

元之序進郎吏... 不得去秩甲恐是... 又不敢必故仍用... 十一月命王琚按... 為中書侍郎其母... 家賁寵無色交自... 之按舊傳瑤未嘗... 上頌不謝者為至... 曰悉數之以朕當... 朕深悔心有臣請... 自太不臨朝以事... 中官不預公事可... 親猥侵清切權要... 班序荒雜臣請國... 外等官悉請停罷... 密佞幸之徒冒犯... 上曰朕方鎮亦為... 及公卿方鎮亦為... 善寺可乎上曰願... 寺觀宮殿臣請止... 不而況敢為者哉... 之可又曰請自燕... 色臣請凡在臣子... 非唯能容之亦能... 鄧閻梁亦亂東漢... 此史冊永為勗鑒... 仁政之真初是為... 下幸甚天下幸甚... 萬皆出弟上曰幸... 上問對曰元崇是... 微宮使今日元崇... 居首坐果如所... 事止此十條須因... 以盡信託今不取

元之序進郎吏... 不得去秩甲恐是... 又不敢必故仍用... 十一月命王琚按... 為中書侍郎其母... 家賁寵無色交自... 之按舊傳瑤未嘗... 上頌不謝者為至... 曰悉數之以朕當... 朕深悔心有臣請... 自太不臨朝以事... 中官不預公事可... 親猥侵清切權要... 班序荒雜臣請國... 外等官悉請停罷... 密佞幸之徒冒犯... 上曰朕方鎮亦為... 及公卿方鎮亦為... 善寺可乎上曰願... 寺觀宮殿臣請止... 不而況敢為者哉... 之可又曰請自燕... 色臣請凡在臣子... 非唯能容之亦能... 鄧閻梁亦亂東漢... 此史冊永為勗鑒... 仁政之真初是為... 下幸甚天下幸甚... 萬皆出弟上曰幸... 上問對曰元崇是... 微宮使今日元崇... 居首坐果如所... 事止此十條須因... 以盡信託今不取



兵行天兵於井州蓋瑤傳追言之耳

十二月張說左遷相州刺史

不其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奏曰臣有腹心之疾

書宜宜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

前以地詔付之林甫語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必不

告說未嘗崇奏前旬止將詔付於小書生通於說侍

京最寵者會擒得茲狀以聞於說怒甚將窮獄於

其言為宰相豈無緩急用人胡書生斬於一婢女邪說

恩當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而構外獄將具公

不之知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書生計於九

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曰吾事濟矣因請說手筆數行

以說情言遂急趨出速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

東官時思必始終邪明早公丞相乎而今反用上快不

勤函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獄事並宜罷

事者又元崇開元四年罷相林甫此說亦似出於好

二年二月突厥可汗妹夫火拔頡利發

從舊突厥傳及唐曆舊虔瓘傳作移江

閏月劉幽求貶睦州鍾紹京貶澤州

言幽求鬱快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紹京

遷綿州刺史

三月阿史那獻擒斬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

獻擒賊帥都擔六月集都擔首蓋此月奏擒之六

今從實錄



三萬六月云擒其部落五萬餘帳新傳云

趙彥昭貶袁州別駕彥昭為昭今從其少者

五月魏知古罷為工部尚書舊有顧問恩意甚厚尋

改紫微今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譏毀乃除工部尚書

罷知政事新傳亦云由黃門監改紫微今據實錄

六月申王成義兼幽州刺史實錄舊傳作幽州

七月薛訥將兵六萬舊傳云兵二萬今從唐紀

乙卯以岐王等為刺史實錄云八月乙卯據長曆

少今取唐曆舊本紀補之

十月吐蕃請和不許自是連歲犯邊唐曆四年七月

年之敗遣其大臣宋俄因示教塞請和自恃兵強求

敵國之禮天子忿之按自此至四年非去年也既云

以敗請和又何得云自恃兵強既云天子

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為邾王實錄於此作邾王於

默啜虜突騎施可汗守忠實錄以焉景龍三年事按

汗自後無娑葛名但屢云突騎施守忠入朝或守

忠即娑葛賜名邪景雲以後守忠猶在又開元二年

六月突騎施娑葛三年後破散默啜八年後自滅然則

娑葛於時尚在也竟不知死於何年故附此

三年正月突厥十姓降者萬餘帳實錄二年九月壬

失鉢羅俟斤等三十一人詣涼州內屬乙卯胡祿屋

及首領等一千三百一十人來降十月葛邏祿下首領

萬帳詣北庭內屬明年正月突厥左廂五首領裴

羅達平來降二月突厥十姓部落後二千餘帳三月

月三姓高遜祿率眾歸國五月嘉惠與葛邏祿胡屋鼠尼



相應安西都護呂休璟與鳳尼施相應又大及新來  
十姓大首領計會角唐曆九月去胡祿屋後胡屋各  
十月姓有胡祿屋二萬帳新傳前胡祿屋後胡屋各  
參差要之萬帳而云十姓內屬前後二千餘帳參差難  
舊傳今從

五月姚崇奏遣御史捕蝗舊傳開元四年山東蝗大

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姚崇奏請差御史下諸道促  
官吏遣人驅撲焚瘞從之是歲蝗四秋有獲人不甚飢  
四年又云是夏山東河南河北蝗起遣使分捕  
而蝗之實錄今年十一月制以問者河南河北災  
五月水潦明年正月蝗暴乃是年七月水為汴州刺史  
信崇不有長看食田苗不恤人災自為身計向若信其  
蝗崇令討捕不能盡明年又有蝗也今從本紀

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煩擾開元宰相李伯等不

四年五月試縣令以理人策盧從愿李朝隱左遷

傳去問安人策一道今從唐曆盧從愿傳曰上盡召  
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  
學問唐曆試在四月非其人朝隱在五月朝隱傳  
去四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朝隱在五月朝隱傳  
曰時有人密奏上曰今歲吏部選叙大監縣令非好  
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自引入殿選叙問安人策試者  
一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姓者惟濟為醴泉令  
二十餘人還舊官四十五人故歸晉讀今亦從唐曆

六月癸亥上皇崩舊宗立宗實錄皆作甲子按下去

默發破拔曳固於獨樂水頡質略斬之歸其首於大

武軍子將郝靈荃唐曆作勳曳固今從實錄唐曆又

子毒樂河今從舊傳舊傳云入蕃使郝靈儉今從唐  
曆又新舊紀皆云六月癸酉斬默發唐曆亦在六月  
王宗實錄七月戊寅詔書與降附突厥去乘其衰弱  
平就剪除其能捉獲默發者已立賞格蓋未奏到



十一月盧懷慎薨

鄭處誨明皇神錄士懷慎為黃

盧相與訪焉懷慎常器重二人持一歲又近者稍倦

勤必有人乘此而進矣君其志之按懷慎初為吏

未為享國歲

杖趙誨流嶺南

百朝野僉載紫微舍人况若水賦至

舍人正直百司族之欲成事何不為上言之

或直六七百錢元崇宣救死後有降崇乃勅曰

批給使也今從舊傳

五年正月幸東都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

實錄此年五月乙巳以李朝隱為河南尹宋璟傳云

上此永寧之嶺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

蓋知頓使王治失於部伍非朝隱耳又明皇雜錄曰

上幸東都至繡嶺官當時炎酷上以行官狹隘謂左

右曰此有佛寺乎吾將避暑於廣廈或云六軍填委

於其中不可速行上謂高力士曰姚崇多計弟往規

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遽命小駟而頓銷煩焉乃歎曰

東幸二月至東都

十月蘇獻頊之從祖兄唐曆曰獻頊之再從

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長曆十一月丁酉

與實錄差一日舊紀唐曆皆云十一月

十二月桑泉尉韋述從韋述集賢注記

六年二月以拔曳固等五都督為討擊使皆受天兵

軍節度實錄壬辰制大舉擊突厥五都督及拔悉密



新方道行軍大撫管王峻節度而於後俱不見出

勝敗按此年正月突厥請和帝有答詔而二月伐之

恐無此事舊紀及王峻突厥傳皆無此月出兵事將

下詔伐之以王峻統之期以八年並集稽落十上行兵

實密不應前二正半先下詔蓋取實錄附會舊傳耳

三月徵處士盧鴻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

七年三月大柞榮卒實錄六月丁卯柞榮卒遣左監

按此月丙辰巳去柞榮卒蓋六月方遣思謙弔祭耳

八年正月丙辰柞無量卒舊本紀正月甲子朔皇太

侍柞無量卒按長曆正月甲寅朔甲子十日一曰也唐曆亦云壬申无量卒今從實錄

辛巳宋璟蘇頌罷唐曆云二月十八日辛卯舊紀云

六月瀾毅張溢漂溺幾二千人實錄云漂溺居人四百

百餘戶溺死八百餘人掌閉溺死者千一百餘人今從舊紀人數

十一月突厥寇甘涼等州唐曆突厥寇涼州在九月

大夫王峻為朔方大撫管奏請西徭拔悉密東發奚

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

厥衙帳於稽落河上按王峻紀月為幽州都督今從實錄舊紀

九年四月康待賓反陷六胡州實錄四月庚寅康待

軒于鄧市五月丁巳既誅康待賓下詔云云王峻胡康待賓為稱業護安慕容以叛七月己酉王峻擒

康待賓至京師署斬之前後重復交錯相違今從舊紀

九月張說同三品朝野僉載曰說為并州刺史

設酒饋恩救忽降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謝訖便抱毛仲起舞鳴其靴卓今不取

十一月元行沖上羣書四錄集賢注唐曆統紀舊紀







